

第十九講：揭竿而起

一、風雲驟變：大澤鄉的驚天怒吼

秦二世元年（公元前 209 年）七月，一隊被朝廷徵發、戍守漁陽（今北京密雲一帶）的 900 名戍卒，行至蘄縣大澤鄉（今安徽宿州東南）時，因暴雨阻道，無法如期抵達。按《史記》記載，秦法「失期，法皆斬」。關於「失期當斬」的法律依據，學界歷來有爭議。1975 年，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《徭律》顯示，一般徭役失期的處罰為罰款（失期 3 日到 5 日，誅；6 日到旬，貲一盾；過旬，貲一甲），並非死刑，且遇水雨可免除責任。

然而，陳勝等人所服為「適戍」之役，屬緊急軍務，普通徭役的軍法規定可能不適用。據《尉繚子·兵令》及《司馬穰苴列傳》所載，「失期當斬」確為三代以來軍法傳統。近年出土的張家山漢簡《奏讞書》，亦有「蠻夷大男子」因逃亡而被處以腰斬的記錄，顯示軍法之嚴苛。

此外，岳麓秦簡雖規定病及遇水雨者，可到居所縣開具「診牒」免責，但邊地戍卒可能因信息不暢，無法及時取得證明。因此，「失期，法皆斬」並非純屬漢代對秦法的歷史記憶，而是有其軍法淵源，只是陳勝等人是否適用、實際執行如何，仍存疑問。無論法律條文如何，戍卒確信自己面臨生死的威脅，這是觸發起義最直接的心理壓力。

關於陳勝的身份，史籍稱其為「閭左」。「閭左」一詞的解釋，學界分歧甚大：盧南喬主張「閭左」即「亡命」（逃籍者），陳勝因曾逃亡而被徵發；反對意見認為，「閭左」是居住在閭里左側的平民。秦俗尚右，左為賤位；另有學者提出，「閭左」可能是里佐（基層吏員），地位高於一般平民。陳勝擔任屯長，確為秦軍基層軍職（五人設伍，二伍為什，五什為屯），但「閭左」身份暗示其可能非普通農民，而是具有特殊背景的社會邊緣群體。

這身份爭議，關係到我們對起義性質的理解：究竟是農民求生之亂，還是精心策劃的武裝奪權？在死亡陰影的逼迫下，兩位負責帶隊的屯長——陳勝（字涉，陽城人）與吳廣（字叔，陽夏人），做出了改變歷史的決定。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載陳勝曰：「今亡亦死，舉大計亦死，等死，死國可乎？」他們巧妙

利用時人對公子扶蘇（始皇長子，賢名在外，遭二世矯詔賜死）的同情與對楚將項燕（抗秦名將，下落不明）的懷念，製造「大楚興，陳勝王」的讖言，激發眾心。

此舉深具政治智慧：陳勝身為非世襲貴族，缺乏血統合法性，必須借用秦室賢公子的道德權威（扶蘇），與舊楚貴族的軍事符號（項燕），以彌補自身正當性的不足。然而，這種策略亦埋下隱患——一旦政權穩固，舊貴族勢力必將要求分享權力，這與陳勝欲建立的新秩序產生內在衝突。後來武臣、田儼等六國後裔紛紛割據自立，不再聽命於陳勝，正是此種合法性困境的必然結果。

陳勝更發出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！」的時代強音，以極具反抗精神的宣言，率眾「揭竿而起」，斬木為兵，攻佔大澤鄉與蕪縣，正式拉開了反秦戰爭的序幕。這並非單純求生之亂，而是以「誅暴秦，復立楚國之社稷」為號召，旨在建立新政權的武裝起義。此一號召，兼具推翻暴政與恢復故國的雙重訴求，具有廣泛的動員力。

二、星火燎原：張楚政權的建立與影響

起義軍勢如破竹，沿鉅、鄆、苦、柘、譙等地向戰略要地陳縣（今河南淮陽）進發。此時，隊伍已發展為兵車六七百乘、騎千餘、卒數萬的強大力量。在當地父老豪傑擁戴下，陳勝於陳縣建立政權，國號「張楚」（意為「張大楚國」），並自立為王。選擇「楚」為號，非僅出於陳勝個人偏好，而是深諳地緣政治與民間情緒的結果。戰國末年秦滅六國，以楚最為慘烈，楚人負隅頑抗，直至最後一刻，「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」的諺語廣為流傳，楚地對秦的仇恨最為深刻。

陳縣（陳城）本為楚國舊都，戰略位置重要，且處於反秦情緒的高漲地帶。陳勝雖非楚國貴族血統，但選擇在此建都，並以「張楚」為號，既是順應「亡秦必楚」的民意基礎，亦是利用楚地深厚的反秦傳統，作為政治動員的槓桿。這種地緣與符號的結合，使張楚政權迅速獲得關東地區的響應，成為反秦力量的共同旗幟。此政權雖以「楚」為名，但其領導核心陳勝、吳廣，及多數早期將領，均非舊楚貴族，實質上是一個新興的軍功政權，這與後來項羽以楚國貴族後裔為旗幟的政權，有所不同。

張楚政權的誕生，意義非凡。司馬遷在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的「太史公曰」中，對陳勝首義之功給予高度評價：「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，氓隸之人，而遷徙之徒也。材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賢，陶朱、猗頓之富也。躡足行伍之間，而倔起什佰之中，率罷散之卒，將數百之眾，轉而攻秦。斬木為兵，揭竿為旗，天下雲集響應，贏糧而景從。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。」晚清學者郭嵩燾在《史記札記》中亦指出：「陳涉起未久，事跡無可紀者，而楚、漢相爭大局並由陳涉發端。」

的確，陳勝稱王，如同投入乾柴中的火種，天下震動。舊六國貴族後裔（如項梁、張良、田儋等）與各地豪傑（如劉邦、英布等）聞風而起，紛紛起兵或復國，「諸郡縣苦秦吏者，皆刑其長吏，殺之以應陳涉」（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）。一時間，反秦浪潮席捲帝國東方。

陳勝更派遣諸將四出略地：以吳廣監諸將西擊滎陽，直指關中；派武臣北徇趙地，周市略魏地，鄧宗南取九江，宋留定南陽。其部將周文（又名周章）甚至率數十萬大軍突破函谷關，攻至戲水（今陝西臨潼東），逼近咸陽，震撼秦廷。可以說，陳勝起義敲響了秦朝統治的喪鐘，其建立的張楚政權成為天下反秦力量初期共同尊奉的中心。

三、其興也勃，其亡也忽：敗亡原因深析

然而，張楚政權僅存續6個月。秦二世元年十二月（秦曆以10月為歲首，7月為當年第4個月，12月為當年第10個月，相當於公元前209年10-11月，公曆換算約為公元前208年1月），陳勝敗退至下城父（今安徽渦陽東南）時，遭其車夫（御者）莊賈叛殺。一代首義豪傑，身死國滅。

司馬遷在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中分析其敗因曰：「陳勝王凡六月。已為王，王陳。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，之陳，扣宮門曰：『吾欲見涉。』宮門令欲縛之。自辯數，乃置，不肯為通。陳王出，遮道而呼涉。陳王聞之，乃召見，載與俱歸。入宮，見殿屋帷帳，客曰：『夥頤！涉之為王沈沈者！』楚人謂多為夥，故天下傳之，夥涉為王，由陳涉始。客出入愈益發舒，言陳王故情。或說陳王曰：『客愚無知，顛妄言，輕威。』陳王斬之。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，由是無親陳王者。……陳王以朱房為中正，胡武為司過，主司群臣。諸將徇地，至，令之不是者，繫而罪之，以苛察為忠。其所不善者，弗下吏，輒自治之。陳王信用之。諸將以其故不親附，此其所以敗也。」

綜合史料，其敗亡主因可歸結如下：

（一）內部原因

1. 根基淺薄，組織鬆散

陳勝、吳廣本為戍卒屯長，驟然舉事，缺乏政治經驗與制度準備。張楚政權倉促建立，未能形成穩固的權力結構與根據地，主要依靠軍事擴張維持，一旦戰事受挫，即迅速瓦解。

2. 忘本失信，眾叛親離

- 背棄諾言，誅殺故舊：陳勝稱王後，早年與其傭耕、聽聞「苟富貴，無相忘」之言的夥伴前來投靠，因言談間提及陳勝微時舊事，觸及其忌諱，竟遭誅殺。此舉寒盡故人心，「諸故人皆自引去，由是無親陳王者」。
- 處置失當，吳廣之死：吳廣圍攻滎陽時，與部將田臧在戰略上發生矛盾，田臧等人認為吳廣「假王驕，不知兵權，不可與計，非誅之，事恐敗」，遂矯稱王令（偽稱陳王命令）擅殺吳廣。陳勝事後不僅無法追究，反而被迫承認既成事實，「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，使為上將」。此舉暴露其無法控制部將，且薄情於共患難的副手，令諸將離心。

3. 用人不當，賞罰無章

- 親信小人，督察苛刻：陳勝任命親信朱房為中正（掌人事）、胡武為司過（掌監察）。二人「以苛察為忠」，對諸將吹毛求疵，擅權專斷，「諸將以其故不親附」，導致將領離心。
- 領導乏力，駕馭無術：面對派往各地的將領（如武臣自立為趙王，韓廣自立為燕王，周市立魏咎為魏王等）紛紛割據自立，陳勝無力約束與整合，反秦陣營陷入各自為政、互不統屬的狀態，削弱了整體戰力。

（二）戰略與軍事原因

戰線過長，兵力分散：陳勝同時向多個方向派兵（西攻滎陽、北徇趙地、南取九江等），導致兵力分散，未能集中力量西向攻秦，給了秦將章邯各個擊破的機會。

輕敵冒進，後勤不繼：周文率數十萬大軍長驅直入，但多為倉促召集的烏合之眾，缺乏穩固後方與糧草供應，且嚴重低估秦將章邯率驪山刑徒組成的精銳軍隊之戰鬥力，一旦受挫即潰不成軍。

（三）外部原因

秦軍反撲與內部脆弱：秦將章邯率驪山刑徒及奴產子組成的精銳軍隊，猛烈反擊起義軍。起義軍嚴重低估這支秦朝最後的機動主力。結果，缺乏實戰經驗與嚴密組織的張楚軍節節敗退，加之內部離心離德，將士不肯用命，最終迅速潰敗。

四、歷史定位與深遠影響

儘管陳勝本人迅速敗亡，但其首義之功不可磨滅：

1. 首創精神

以戍卒之身，首舉「伐無道，誅暴秦」大旗，衝破「貴族世襲」的觀念枷鎖，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大規模民眾反抗暴政的先河。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」的吶喊，成為後世反抗壓迫的精神旗幟。

2. 點燃燎原之火

其起義直接引發全國的反秦浪潮，徹底動搖了秦帝國的統治根基。其派遣或影響下的各方勢力，最終匯成了滅秦的洪流。

3. 政權示範

建立「張楚」政權，為後續反秦及楚漢的勢力，提供了政治與軍事組織的初步範式。其成敗經驗，成為項羽、劉邦等後來者的重要鏡鑒。

結語：根基為本，統御為要

陳勝起義的悲劇結局，為後世留下了深刻的鏡鑒：

- 根基決定成敗：陳勝初期因代表受壓迫者的呼聲，得到各界的支持和響應，但政權建立後，未能從流動的軍事集團轉化為穩固的政治實體，沒有建設良好的制度，終如沙上建塔，根基不穩，無法持久。
- 欲成大事，需有容人之量、用人之明與統御之術：領導者的胸襟、識見與制度建設，遠比一時的軍事勝利更為關鍵。陳勝以個人權術代替制度建設，以苛察代替信任，終致眾叛親離。
- 打破舊秩序需要勇氣，建立新秩序需要智慧：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」的精神，激勵了後世無數反抗壓迫的鬥爭，但革命的成功，不能僅靠破壞舊制度的勇氣，更需建設新秩序的智慧、德行與耐心。陳勝、吳廣點燃的火種並未熄滅，它引燃了更為磅礴的反秦烈焰。當劉邦率軍入咸陽、子嬰素車白馬投降之時，秦朝正式滅亡。然而，天下並未就此太平，項羽、劉邦等時代英豪將在更廣闊的舞台上，展開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激烈角逐——這將是後續講次所要探討的內容。